

诗 绪

深秋故乡月

□ 张佳

秋月浩大,如镶嵌在
天幕上的一颗冷艳明珠那飞在青云端的瑶台镜
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无数
孑然而行的游子梦多少伤与痛,期和盼
因为她,在夜空中沉淀
由暗哑变为明亮
由浮浅化作深沉一轮明月在天空独秀
那么悠然,那么安详
她洒下的光,像无瑕的怀抱
让思乡的人陶醉这遥望人间的目光,曾经
无数次穿过夜晚,穿过树林
穿过檐头,穿过模糊的玻璃
投入到一个人的内心

深秋

□ 左世海

毛茸茸的狗尾巴草
一个劲儿地向秋风鞠躬
几株残荷,回味着
夏天经历的往事
田野溢满熟稔的味道
顿守的稻草人,目送
最后一车谷物
带走土地的相思树叶开始做滑翔的准备
雁的手笔
已在苍穹写下粗犷的草书
夕阳如血,将夜的距离
一天天拉长
迟睡的灯光
常被缠绵的夜雨淋湿枕前的蒲扇不再表现殷勤
雨打芭蕉的呓语
让梦,想起甜美的归宿黎明的气息总是清爽宜人
随便推开窗户
又见小院挤满了
浪漫而多情的雏菊段子手是网络上的爆笑梗。吐槽没完没了的
加班,有金句“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调侃二师
兄的不自量力,“八戒,别以为你站在路灯下就是夜
明猪了”——语言的幽默与张力,深埋着相声包袱
的魅力。其实,不仅现代人乐当段子手,古代也有
许多段子手。大宋一朝,就不乏知名的段子手。

大宋段子手

□ 蜀水巴人

段子手是网络上的爆笑梗。吐槽
没完没了的加班,有金句“地球不爆炸,
我们不放假”;调侃二师兄的不自量力,
“八戒,别以为你站在路灯下就是夜明
猪了”——语言的幽默与张力,深埋着
相声包袱的魅力。其实,不仅现代人乐
当段子手,古代也有许多段子手。大宋
一朝,就不乏知名的段子手。石延年字曼卿,性格豪放,工诗又
善书。宋仁宗时曾经多次上书,建言契
丹西夏“二边之备”。他与欧阳修是诗
酒唱和的挚友,欧阳修在一篇文章中追
记自己“少以进士游京师”,得“吾亡友
石曼卿”,又说其“隐于酒”。石曼卿嗜
酒如命,喜欢与人赌酒,为了分出胜负,
他能够溺于杯中,斗酒整整一天而面不
改色。仁宗爱惜其才,劝他戒酒,不听,
终于因酗酒而早卒,离世时尚不及知天
命之年。《冷斋夜话》记载,石曼卿有一
次骑马出报慈寺,牵马人一不留神,马
惊失控,一下子把石曼卿掀在地下。围
观看热闹的一群人猜测,牵马人一定会
被大骂。谁承想,被摔得昏头涨脑的石
曼卿悠悠开腔:“赖我石学士也,若瓦学
士,岂不破碎乎!”一语既毕,大宋段子
手形象呼之欲出。与石学士同时代的范仲淹,文武全
才,是宋仁宗一朝名臣。他率军戍边西
北时,麻舍多蚊,每至夜间,扰人清梦,
来去无踪。不胜其烦的范仲淹挑灯赋
诗一首,“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
知离此去,不要问前程。”专门给蚊子写
诗的,不光是范仲淹,还有苏轼。《齐东
野语》记载苏轼在湖州时,“湖州多蚊
蚋,豹脚尤甚”。苦于蚊蚋的苏轼写诗,
“飞蚊猛捷如花鹰”,“风定轩窗飞豹
脚”。与范仲淹的写蚊诗相比,苏轼只
是说事儿,而范仲淹却是正儿八经地讲
了一个段子。不过,若论大宋段子手,焉能够少
得了苏东坡!好友章惇摸着自己肚皮
问他,“公道此中何所有”,苏轼像对句
一样回答,“都是谋反底家事”。不答礼
乐诗书,也不答歌赋文章,只说“谋反家
事”,一个包袱脆脆地抖了出去。更为
有趣的是,苏东坡自己跟自己也说段
子。在《东坡志林》里,苏轼讲自己害眼
病,朋友告诫他“不可食脍”。宋代的所
谓脍,是当时很流行的生鱼片,或者是
细切的生鱼丝。欧阳修“每思食脍”,
总想出种种理由,跑到梅圣俞家里“串
门”,因为梅家有一个“老婢”,专擅鱼
脍。眼疾在身,诫语在耳,苏东坡颇为
犹豫,吃还是不吃,成了一个问题。“余
欲听之,而口不可”,他居然以拟人的语
气,写下一段自己的嘴巴的“吐槽”:“我
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
薄?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这个段
子,简直就是大宋版的《五子争功》啊。
而段子手自说自话的搞笑,足以证明一
个老饕馋起来,是多么的可爱!“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讲段
子的本领完全不弱于老师。黄庭坚被
贬鄂州时,文名太盛,很受当时的鄂州
太守敬重。鄂州太守时常接待各路士
子,士子们晋见太守,纷纷以诗文进呈。太守拿到这些诗文,总是先送给黄
庭坚,请他过目把关,定评高下,而后根
据黄庭坚的定论,太守给予进呈诗文的
士子以不同的奖励。有一天,太守又携
一人诗文前来,问黄庭坚质量如何。黄
半天无语,太守终于憋不住了,问黄该
给什么奖赏。黄庭坚拈髯而笑,告诉太
守,从公库里取四两干艾,搓成一根大
艾条,狠狠在他屁股上灸起来,一边灸
再一边问他,以后还敢不敢这样瞎凑数
了——“四两干灸,于尻骨上作一大炷
灸之”。此语一出,估计太守早就笑弯
了腰。这一段故事,除了黄庭坚的段子
搞笑,实际上还透露了一个宋代官衙的
信息,即州府所在,官库之中,除了钱粮
军械以外,还储存有各式药材。假如要品评宋代段子手的段位,欧
阳修无疑居于榜首的位置。《附掌录》
中载有他的讲段子的事迹。一则云,一位
老和尚到政府作客,见到欧阳修的小儿
子,拉家常问起名字,家人作答小名叫
做“僧哥”。老和尚问,欧公向不重佛,
怎么给小儿子起个“僧哥”。听听欧阳
修怎么回答:“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
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
也。”起个贱名好拉扯,然而,僧却和狗
羊犬马拉扯在一起,老和尚听后如不昏
厥过去,那才是宰相肚子能撑船哩。另一则欧阳修讲段子的故事,诞生
于酒宴之间。欧与众人相约,各作诗两
句,“须犯徒以上罪者”,吟出诗句,令人
一看,足够“徒刑”,明显这是欧阳修年
轻时诗酒风流轻狂张扬时期所为。酒
桌上“规矩”一出,众人应诺。一人吟,
“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人吟,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
修,吟“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
客问何故,欧答,“当此时,徒以上罪亦
做了”,话音甫落,举座哗然。欧阳修的
带酒段子,即便在宋代,也容易被人拿
去做文章,从而衍生出许多绯闻。“生
活作风问题”,曾经不止一次给他的仕途
带来负面影响。被人揪住小尾巴的“盗
甥案”,导致他二次被贬往滁州。晚年
时又被人举报与儿媳“有染”,就连古板
的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都有此记
录,“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从子妇者”。
众口铄金,虽然捕风捉影,却给欧阳修
带来不少麻烦。但是,从欧阳修自身来
看,尤其从他酒宴上专作“犯徒”酒令
的段子来看,自身的检点,才是他足以
惹祸的根源。故而,学做段子手,还是
多多向苏轼黄庭坚看齐为好。当然,写出“曾是洛阳花下客”的欧
阳修,并不因为段子上的“小瑕疵”而逊
色。作为一代文宗,他的文学成就彪炳
千古;作为难得的伯乐,他提携了眉山
三苏。后人论其“风流自命,词章窃眇,
世所矜式”,而王国维先生更言,“永叔
虽作艳语,终有品格”。这些,是对大宋
段子手比较中肯的评价。

巴人说事



□ 谢观荣

秋天是季节的灵感。飘落的叶杂
乱无章,让人觉得有着很多不可预知
的组合。也许到了秋天,一切都变得
有可能,那些心中的感慨随着河流在
消瘦,当年的理想变得越来越骨感。
说过的话无须再说一次,再普通的日
子也不能用来浪费,倒是乡愁,悄然上
身,如影随形伴着梦境。夜半醒来,独
处异乡的人除了想家,还能做些什么?阳光慵懒,这是上了年纪的特
征。都市里依旧热闹得很,社会新闻
铺天盖地,貌似比秋天的落叶还多。
开窗就能接触秋天,关窗却也无法留
在春夏,时钟一向沉稳,让人觉得岁月
无情可怕。乡愁逆天而行,不知这形
如秋叶的东西,是否还有清晰的脉
络。每个人只能顺着自己的目光,说
着似曾相识的家乡方言,听懂的人自
然会懂,不懂的人以为又作了一首新
诗。在秋天,从不企图掩藏什么,可敞
开心扉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时机和
运气。千万别试图将心中的乡愁养
肥,它会反噬你所有的血肉骨髓。秋
天的一些想法不再轻若羽毛,但也多
不过随处可见的浮尘,让我们抓住浮
尘停留在任一角落,体会不见阳光的
黑暗,思念那沸沸扬扬的红尘。秋风吹不走往事,秋雨淋不湿乡
愁,内心深处的小火苗,一直在给自己
加温。过去了很多年总似一瞬间,经
过了很多事,还恍如梦境。翻开鞋底,
不知能否找到一丁点家乡的泥土,打
开内心,把乡愁拿出来晒晒,太阳正在
远离我们,却不说一句告别的话语。
倒是路边的草,渺小得没有名字,纯真
得没有哀伤,变枯变黄之际仍然没有
学会哭泣。它们一生不会离开脚下的
土地,不会离开自己的家园,虽然错过
了无数的风景,却可以成为别人眼中
的景致。所谓忧伤和哀愁,不过是自己
内心的一种感觉,千万别试图去影响
别人,免得失去本就为数不多的朋友。
我所诉说的乡愁,也是一路小心收
集,也是积累了半生,到了秋天,才
敢于表达出来,配合那略显萧瑟的秋
风。在适当的季节忘却自己,在适合
的时机表达真实情绪,免得被季节同
化,免得找不到思念家乡的方向,这也
是一种人生智慧。若干天后,秋天不在了,但乡愁仍
在,只不过打上了秋天的烙印;若干年
后,我不在了,相信乡愁仍在,那曾经
属于我的乡愁,或许已成为多数人的
乡愁。我不知要为之欣慰还是悲伤,
人生的痕迹,季节的脚步,总该留下
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那曾经被紧握
在掌心里的乡愁,其实不过是一缕可
笑的秋风。我的乡愁来自千万个人,
来自千万件事,来自于日日夜夜的勤
勉与努力,可当我回到家乡,所谓乡
愁变成一阵秋风,很快无影无踪。很多东西,能抛开就抛开,人生重
要的是轻装上阵,走得离家越远,才
越有回家的冲动。秋天的乡愁,有些
也挺好,那是回家的捷径。